

读书会五年来累计举办285期活动,引领上海全民阅读

# 文化 思南

# 品牌矩阵形成合力 丰盈城市书香生态



▲读者在位于南京路步行街世纪广场的思南书店快闪店内选书。图/视觉中国(资料照片)



▲昨天下午,距思南读书会开场还有一小时,读者已在门口排成长队,静静等候。(主办方供图) ▲大型文学双月刊《思南文学选刊》创刊号。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(资料照片)

本报讯(记者许畅)萧瑟冬日,因书香而暖意涌动。昨天的思南读书会五周年活动现场,几乎“站无虚席”,读者们和往常周六一样,风雨无阻来赴约。从上海黄浦区思南公馆这片历史文化街区中诞生的思南读书会,以五年累计举办285期活动、广邀800多名作家学者、迎来超四万人次读者的坚守,成为沪上乃至全国极具引领性、拥有高人气的全民阅读品牌。

思南读书会由上海市新闻出版局、上海市作家协会、中共上海市委黄浦区宣传部主办,永业集团和思南公馆承办。昨天,思南读书会延续了“向读者致敬”这一特色环节,评选公布了五位年度荣誉读者。上海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长周慧琳出席活动,并为年度荣誉读者颁发证书。

五年前上海的阅读活动远不如当下这般热闹丰富,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海书展·上海国际文学周的超大客流量。正是从这种反差中,思南读书会创办团队捕捉到了市民的充沛需求。主打“专业牌、作家牌、国际牌”,渐成思南读书会特色。读书会倡导深读、精读,从图书的挑选到主讲专家的邀约,都精心准备,侧重人文社科领域。

有专业人士分析,高品位、高质量的图书,从市场角度来看,往往属于小众;从推广角度看,很可能一时间吃力不讨好;从读者角度来看,容易望而生畏、敬而远之,几种因素叠加,就使这些图书容易被冷落,但思南读书会恰恰迎难而上,致力于通过专家学者的解读、领读,丰富市民的阅读品类。

如今沪上实体书店成为商业中心的标配,读书会成为实体书店的标配,也成为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服务场所的标配。在良性竞争中,不少读书会特色愈发鲜明,丰富了上海的书香生态。如此喜人局面,与思南读书会的开创和示范直接相关。有资深出版人谈到,从这些年的经验来看,办读书会很容易虎头蛇尾,能一期期地办下来,不中断已然不易,质量稳定更是一大难事。

“朝着300期乃至500期目标一点点前进的思南读书会,为文学服务社会、服务大众探索了经验,是汇聚整合多方资源、推进上海文化品牌建设的有益尝试。”上海作协党组书记王伟说。

## 人间大爱

# “住院”30年,一位精神障碍患者的故事

■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

“春节,汇报演出。”玲姐在随身小本上认真写下这行字。新春佳节,医院给不回家过年的病友举行联欢会,她是“老文艺”,一口答应了。算起来,跨过新年,玲姐已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闵行院区“住”了30年。

川流不息的沪闵路上,这是一个特别的“家”:九幢西式风格的红色二层病房和一座教堂式建筑静静伫立,清水红砖的外墙露出岁月的斑驳,墙缝间是数面铁窗……有的精神病患者大半生在此度过。

玲姐在这座“神秘的红房子医院”住很久了,久到她可以清晰地讲出每一处建筑的历史、改建过的痕迹;她清楚这里的每块石头、每棵树的方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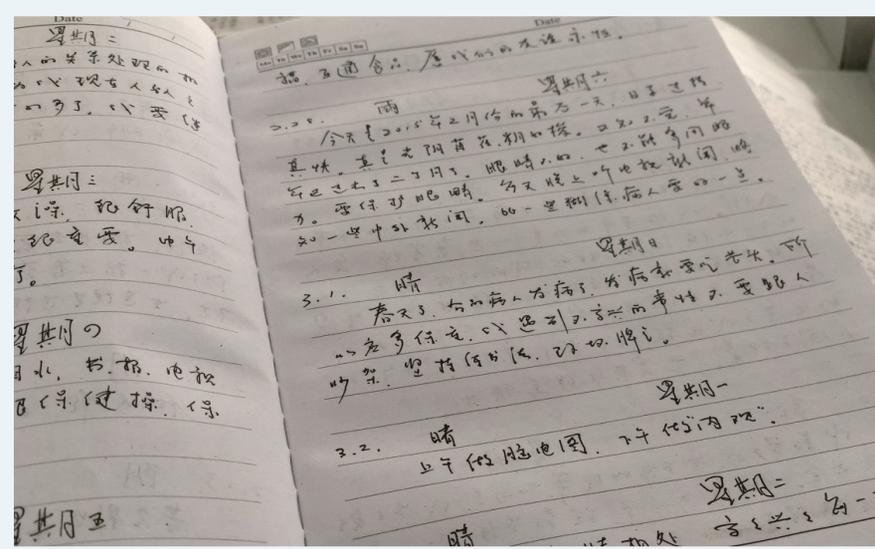
### 精神病院的恋爱:用红线绣下“友谊”二字

玲姐第一次发病是在1975年,她发疯似地在街上乱跑,最后跑上一栋小楼往下跳,腿折了。爸爸把她送进精神病院治疗,住院四次,吃了很多药……诊断书上写着“精神分裂症”,一类重症性精神病。这年,她18岁。

上世纪80年代,精神障碍患者“住院难”是中国精神医学界的普遍难题。当时的上海市精神病防治院(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前身)落实了各区县精神病防治站的建立工作,上海这才逐渐形成精神卫生诊疗“三级防治网”,后被世界卫生组织赞誉“上海模式”。

在此期间,玲姐辗转住过不少医院,直到1989年,她第一次来到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闵行院区,此后便常来常住——病情稳定了出院,发病了又住进来,一晃就是30年。她的病史积累了厚厚一本,上头有好些医生的签名,有的已退休,还有的过世了。如今,这本病史交到80后医生陆佳瑞手里。

“如同接力般,要好好照顾它们。”陆佳瑞明白接过这些病史的分量。玲姐在这里好好“住”着,还经历了三段恋爱。第一个男朋友身高一米八,她买了块手帕,用红线绣了“友谊”二字,算是给他的第一封情书。



现在,玲姐依旧充满着生活的劲头,憧憬着自己与家人的未来。她的故事仅是中国精神障碍患者群体中的一个小片段

每年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,玲姐在这天曾写过这样一段话:“世界上有几十亿精神病人,我是其中之一。我的精神病已经痊愈,但还有许多患者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,我很同情他们,希望有更好的治疗药物,能将所有精神病患者治愈,能让他们过上更好的日子”

左图:玲姐爱写日记,几十年来,日记写了几十本。遇到重要的事,她就记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。

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摄

### 30个春节,不断告别,也不断认识新人

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闵行院区的前身,是建于1935年的上海普慈疗养院,为当时亚洲最大、设备最齐全的精神疾病诊治专科医院。几十年过去了,周围一切都在变,就连门口的沪闵路都翻修、加高了好几次,甚至比医院的路面还要高出几十厘米。这座医院依旧如故,为精神病患撑起一个温暖的“家”。

“春节联欢会开得很热闹,我们大合唱,全体队员穿上演出服,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,谁也不像是一个精神病人……我们都有自己的艺术天赋,等我们痊愈了,定会走出病院,为祖国和人民作贡献。”玲姐说,每年春节他们都有文艺汇演,还会一起观看央视春晚。

玲姐在这里度过了30个春节,以及许多其他节日。植树节时,她写道:“我最喜欢松树,它高耸入云,巍然屹立,做人也应该如此,挺拔强壮,经得起风雨的考验。”儿童节时,她写道:“快乐不代表一切都都很完美,它意味着你决定忽略那些不完美。”

很长一段时间,都是爸爸来看她,直到1993年3月,“爸爸最后一次来看我,买了两大包点心,十只大苹果(本来只带两只),零用钱放了四十元(本来只放五块钱),我意识到爸爸要走了。”玲姐的预感真准,爸爸从此再没来过。

后来轮到哥哥定期来看她。38岁生日这天,玲姐给妈妈写了一封信,想跟妈妈道歉——当年发病,她打过妈妈。信写完了,哥哥说,妈妈已经走了,不告诉她,是怕她受刺激,病情反复。这是母亲去世后的第一年零四个月,玲姐哭了三天。

几十年光阴,她送走了很多人,也迎来了很多人,大多是病友。“今天,我做了一件好事,帮病友挖大便,虽然又脏又臭,但病友十分感谢我,助人为乐,乐在其中。”她会在日记里记录一些医院里的重要友谊。

2017年12月7日是玲姐的“住院33周年”,也是她第六次住进精神病院。“前五

次我都回家了,因为我有轻生的举动,爸爸不放心,让我住院学东西。爸爸20年不来了,没关系,我很安心,与病友相处融洽,大家都喜欢我,我也乐于助人。”这天,她还在日记里摘抄了一段英文: A man can be destroyed but not defeated (人可以被毁灭,但不可以被打败)。

### 最大心愿:“想挣钱,好给盲哥哥看眼睛”

玲姐清楚自己的病。“就是太骄傲,从小在表扬中长大,结果遇到落差,受不了了,吃了很多苦头。”她这样向记者分析自己的“病因”。

几十年与疾病“斗争”,她也有了属于自己的方法——练书法。她说,这样好让自己冷静下来,总比吃药、打针强。“她其实可以出院了,但似乎回不去了。”陆佳瑞与玲姐相识快十年了。2009年,他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徐汇院区当住院医师,在病区见过玲姐;2017年他晋升为主治医师,到闵行院区

上班,又见到了玲姐。玲姐喜欢这个“好商量、不太凶”的后生,还专门给他写过一幅毛笔字:“高尚的医德,高超的医术”。陆佳瑞也慢慢知晓了玲姐的家庭情况:哥哥、嫂嫂与侄子住在父母留下的小房子里,她和哥哥都长大了,而房子似乎变小了,她回家也没地方住了。

62岁的玲姐病好了,知道自己暂时回不去了,她指了指病房,说:“这里就是家。”

如今,嫂子半年来看她一次,结清医药费。玲姐喜欢嫂子,“下着大雪还来,给我带很多好吃的,螃蟹、龙眼、蛋糕……”

玲姐是医院里“尚可交流的明星病人”,有记者采访过她。对此她很起劲,她告诉陆佳瑞,想上电视、想挣钱、想出名,因为这样才有机会给盲哥哥看眼睛。原来,哥哥后来不来了,是因为眼睛快看不见了。

“出名了,可以给哥哥治病,或者给他找一条导盲犬。”玲姐说,她只有一个哥哥,希望哥哥能幸福。

现在,玲姐依旧充满生活的劲头,憧憬着自己与家人的未来。她的故事仅是中国精神障碍患者群体中的一个片段。

几十年来,我们经历了大众将重症精神病患者称为“疯子”的年代。如今,大家对精神疾病与心理健康的认识提高了,药物与治疗手段丰富了,但精神卫生事业还远未抵达终点。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院长徐一峰教授感慨:“有人说,精神病人是可怕的,精神卫生中心是神秘的。我们首任院长栗宗华教授有句名言:‘精神病人的病史都是血和泪写成的。他们也是有血、有肉、有感情的人,但在回归社会的路途中,自身的病耻感和外界歧视的目光是最需要跨越的坎。’”

每年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,玲姐在这天曾写过这样一段话:“世界上有几十亿精神病人,我是其中之一。我的精神病已经痊愈,但还有许多患者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,我很同情他们,希望有更好的治疗药物,能将所有精神病患者治愈,能让他们过上更好的日子。”(文中患者为化名)